

帝國主義與遠東問題

張東民譯

國立中央大學  
法學院圖書館

上海中山書局出版

1929

# 目次

- 一 風雨中心的遠東
- 二 扣關通商
- 三 中日之戰
- 四 租借地
- 五 特權之爭
- 六 拳匪之亂
- 七 日俄之戰
- 八 中國革命
- 九 日之良機
- 十 華府會議

帝國主義與遠東問題目次

---

十一 帝國主義的錦標

十二 日本的帝國主義

## 導言

中國是一個睡獅，是一個東亞的病夫，這是誰也都知道的一個狠普通而又狠確切的比喻。可是，畢竟中國竟怎樣成了那個睡獅，成了那個病夫呢？

至少從消極方面說，我可以肯定，那睡獅決不是生而就貪睡的，同一理，更可以肯定那病夫，也斷不是生而就多病的。本來是威凜凜的吼跳驚人的猛獅，是活潑地生氣實足的佳兒。其所以到了今日，成爲睡獅，病夫的緣故，並非出于任何遺傳的關係，也不是由于先天不足之所致，明白的說，乃是一種後得的性質，一種變態的病象而已。

非洲有一種毒蠅，叫做『子子蠅』，于其身體之內，往往藏有狠多的一種毒害的微生物。如果外來的牲畜，如牛馬之類，在經過那些地方的時候，不幸而被那毒蠅咬了，那嗎，毒蠅體中的微生物，便從毒蠅而入于被害者的身體之內，不久，被害

者就漸漸入于昏眠不醒的狀態，而成功了一種『睡病』了。

中國之所以成爲睡獅，成爲病夫，原來也是這樣。列強就是那傳染睡病的子子蠅，而列強所採用的帝國主義侵略的政策，便是那發生睡病的微生物。在中國的血液裏，在中國的骨髓裏，在中國一切的體素裏，那微生物已經存在好久，而更不絕地在繁衍咧！又何怪中國之昏眠不醒，一病難起呢？我以爲非特不能怪她，而且更大足以賀她，因爲在此數十年中，雖則她已受盡了帝國主義的茶毒，于他的血肉裏，雖則已經佈滿了可以致命的毒虫，但是病了的她，却至今仍能站得起來，繼續其慘淡的生活。由此，足見其原有的抵抗之力，一定是特別高強，對於前途，正大有希望咧。

這本小冊子，是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Moon 教授所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政治』一書中摘譯出來的。對於近數十年來遠東的問題。在帝國主義的觀點之下，加以新穎的解釋，審密的考查。洵足爲有心研究中國及遠東問題者之一個良好的參考。

因特譯出來，以供獻于我國努力革命的同志。

譯者，于上海。

# 帝國主義與遠東問題

## 一 風雨中心的遠東

像狼有先覺似的，拿破侖在一世紀以前，關於中國曾有句話說道：『他是一個昏睡中的猛漢，且讓他睡去罷，恐他一旦醒了轉來，便將震撼全球了』。按拿破侖口中的中國，那時正淹有亞東，人民約有三萬萬之衆，含苦茹辛，耕耘不輟，除了祀奉祖先以及維護古教而外，簡直不知道人生回有別的最重要的職務。一切新的智識和西洋文化，都藐視而鄙棄之，大有不屑研求之意；蓋在他們的人生觀中，惟有工作，戀愛，子孫，友朋，和家族，乃是永久的真實。對於地方以及個人的自由，他們也已享受慣了；至如中華文物之永不可以消滅，他們尤十二分地自負。是以域外小國的野心，誠不足以動其意，即對於其本國帝皇及官僚之爲異族滿人，亦漠不關心。因爲他們想：從古以來，外夷之入寇中原，充其量，總不過是像細針之刺罷

了，終不足以發生什麼致命的危險；而且不但如此，那入寇者却又遲早總得被他們同化了而後已。中國終究是一個永久的大國，是一個「天國」，那一切夷狄之邦，總須歸附他，恰和那行星總須繞着太陽而環行一樣。

中國本部，除了那居民衆多的沿海區域以外，尚有內部，很多山嶺，其地雖則大部分猶未開墾，然而地藏特富，礦產尤豐，計其面積，約及美國之半。中國本部的周圍，尚有附屬地多處，如同，滿，蒙，藏等便是。只此四處，其面積統計起來，當與美國相等。此外，如高麗，安南，緬甸，以及日本等，也會歲時進貢，北面稱臣，蓋此數國者，其於文化方面，受惠于中國，固屬不少。由此看來，中國誠然是一個猛漢，一個已經稱雄了好久而昏昏睡去的猛漢。

然而他終于被歐洲驚醒了。其結果誠有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氏所說，「現在世界風雨的中心，已經移到了中國」。他又說：「不論何人，如能澈底了悟這個大國，那嗎，他就得了此後五百年中世界政治的鎖鑰了」。



雖然，我們此番的研究，却不在於希求了悟中國，乃在推究歐洲對於中國及遠東其他諸邦的工作及其用意。因為今日的遠東，確乎已成了一個偉大的鎔鑪，東西的文明，正在那裏融和終使那『東是東』而西是西的古話，日見其不能存立了。信哉海約翰之言，遠東的確是今日全世界風雨的中心，因為西方已經侵入了東方了。

## 二 扣關通商

歐洲所以侵犯了遠東的緣故，簡單的說起來，大抵如此：歐洲工業之國（美國亦同），最希望遠東開放門戶，以使其商人，海軍，及宗教師等，特別是其商人，可以往來。這就是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八〇年中的中國，日本，及高麗等之先後均被開放的主因。但此却並非就是真的帝國主義；其實開放門戶，正與帝國主義相反。可是遠東之開放，終於免不了發生列強他種的企求，例如市場及路礦之特權，勢力範圍之建設，海軍根據地之占有，更或如土地之借割等均是。這就成了純粹的帝

國主義，而自一八八〇年以後，在遠東的舞臺之上，也便成了最重要的主角。固然，先前的通商主義和後來的帝國主義，二者雖都脫不了利用武力，以爲前驅，以作後盾，然而性質終究不同，目的自然互異，前者雖戰而志不在于克敵，只求開關通商，那就夠了，後者則惟在攻城奪地，攘爲已有，卒致釀成了國際間狠劇烈的競爭。

十九世紀開始時的亞洲，對於海外貿易，本來並不歡迎，而于西洋的教條，尤其不願樂從，故欲使其門戶開放，勢固不藉武力以爲威脅，不可也。不差，當時在中國，固然已有了少數歐洲的商人，經中政府之特許，曾在廣東，經營絲茶之業及販賣印土了；而在日本，每年也同樣已有少量的商品，與西洋交易；但其營業，均極有限。除此而外，亞東諸國，真像是有堅牆環着一般，與外界絕無往來。其鄙視異族，自足自負，以及守舊根性等，當然是開關的最大阻碍。

於一八三九至四二年，中英間鴉片之戰，可算是閉關主義的第一次重大的失敗

。當時林則徐氏，決意要將鴉片迅速禁絕，故要求在廣東的英商，將所存鴉片，悉數交出。英商不從，于是他便大圍英人，幾使盡成餓殍。這就是開戰的近因之一。英國水手，一時高興起來，偶爾又殺死了一個華人；林氏要求將兇犯引渡，而英人又不從。林氏至此，便用武力，逕自逮捕，于是英兵遂向中國兵船開火了，此乃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中事也，便是戰禍爆發的動機。然其根本問題，却仍在于商業上門戶開放罷了。既開火後，才知那素所輕視的『蠻人』，竟大不可以輕視，于是林氏大驚。沿海一帶，英艦先後連奪數城，中國不能禦，遂求和，而訂南京之約。那和約中的條件，當然無須說得，惟英人之命是從，其他一切附約，類亦如此。

戰的結果，中國除賠款外，更須將廣州，上海，廈門，福州，及寧波等五處，開爲『條約口岸』，英人及其他外商，均可於此自由經商，居住，以及營造貨棧。並將香港一島，割讓于英，使英商可有一安全之所，以爲營商及居住之用。不但如此，凡英人之在條約口岸者，規定只受其本國的法律之裁制，中國衙門，不得審理

，一切英人的訴訟事宜，概歸英國領事處置，這便是所謂「治外法權」。蓋因那時中國的法律及典刑，自西人看來，暴蠻太甚，故非這樣規定，外人實難安然久留。和約中更規定凡英國貨物之入口，再不得隨便徵稅，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稅率，而此稅率隨後就定為值百抽五。中國關稅自主之權，從此也便喪失了。

從南京之約及其附約等看來，英人之在中國，本來只求商業上的優利，只求在華的自由經商之權，初無帝國主義，存乎其中。戰後的英國，固可以大事割地，占為已有，然却得了香港的小島而就滿足了。固可以要求專享獨有的優權，然却願意于與其他各國，共同均霑。因此，自一八四四年而後，美，法，及其他列強，先後與中國分別訂約，終至在條約口岸，都能享受與英國同樣的待遇。

細考此開闢中國的第一步，發生了三種結果，值得注意。第一，歐洲在華的貿易，從此日增月盛，一瀉千里，因而歐人對於中國的志趣，也日加濃厚。第二，因為有了條約口岸的特權，歐洲在華的宗教師，亦覺較安，愈形活動了；同時，當

洪楊之役，其首領亦爲一個耶教的信徒，因這關係，便加深了中國皇室之仇洋仇教的夙恨。第三，中國人與歐洲商人，一經接觸，自然難免發生衝突；其在條約口岸，歐華人士，相居雜處，衝突的機會更多。危險便亦更甚了。而一輩中國官員，又。一傲慢不堪，橫加威壓。一個法國教士，因爲被認爲有激煽叛變的嫌疑，竟遭慘類都戮艘飄懸英旗的商船，因其中國雇員中，有一殺人兇犯，中國官員，竟強自登舟。而欲加以逮捕。後來，爲了那英船事，卒至釀成一八五七年的第二次中英戰爭；而中法亦相繼宣戰，中國又大敗，京都垂危，于是中政府便不得不趕速求和，訂立天津之約（成于一八五八年）。和約中，中國承認：（一）增開通商口岸，（二）准許外人在楊子江上經商，並得往內地遊行，（三）英國公使，得以居住北京，（四）修改一八四三年所定的海關稅額，因當時物價跌落，是以所納捐稅，實已超過值百抽五，英人故欲重行改正，使按時價而定值百抽五之率，（五）對於基督教士及信徒，遵約予以保護，不再凌辱。關於最後的一條，和約上的規定這樣說：『基督教者，無

論是耶穌教或是天主教，乃是提倡道德及教人實行其待人如己的宗教，故其教士及信徒，理當一律受中國政府的保護……」。其後，法，美，俄三國，亦即于同年在天津與中國訂約，獲得同樣的權利。

和議既成，那英國使臣，便據了天津之約，沿白河，而赴北京，以求皇上的批准。豈知才及半途，忽又被阻，且遭轟擊。這自歐人看來，當然是一種無上的侮辱。于是英法又各與師問罪，圍攻北京，大燬皇家宮室。中國皇帝無力抗拒，不得已，便批准了天津之約，又復賠款，而在香港對岸的大陸之上，更割地于英，外兵始退。

當中國正與英法戰爭的時候，中國當局以為惟有俄國乃其保護者，乃其友邦。是故到了戰後，中國就將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河以東的區域，拱手讓俄以為酬報，而此茫茫大地，從此便成了西比利亞的一部了。俄國此舉，一半固由于其殖民政策之擴大，由西比利亞而及于黑龍江流域，一半亦由其古代傳下的野心，必欲于亞東關一不凍的商港所致。在此獲得的區域中，俄國居然得了一個優善的海港，既可關

爲商埠，又得作爲海軍根據之地，氣候較暖，夏秋無冰，即海參威是也。然而當時其他歐洲的列強，却回沒有十分注意到疆土的佔奪，其所目注心營的，仍惟在乎門戶的開放，以及權利之均霑而已。簡括的說一句，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的個時期中，列強所希求而獲得的，如下：（一）在『條約口岸』內的經商權，（二）一個確定而低廉的海關稅率，（三）治外法權，（四）宣教的權利。

今且將中國與日本，彼此作一個比較罷。那時的日本同樣是一個隱者之國，主張閉關自守，不願與歐西往來。她也一樣被迫而才通商，然其結果，却與中國大異。

最先與日本交涉的，乃是美國而非英國。美國固與其他各國一樣，久以日本之拒絕通商，不圖邦交，引爲憾事。但此外，美國尙有其他特殊的痛恨，非交涉不可者。原來當時美國捕鯨的漁船，偶或漂泊顛覆于日本的海濱時，其被難的水手，非但不能得到日人的垂憐，且往往備受虐待，或投之于禁獄，或加之以慘刑，風聲所

播，人爲扼腕。爲要防止這類慘劇之繼續發生，並欲開放日本，與美通商，一如中國的開放一樣，美總統菲麻爾（Fillmore），遂于一八五三年中，特派艦隊長配蘭，費書于日本國王，並携了幾種泰西文明的產物，如火器，玩具用的火車，電報器具，文籍，香檳酒，以及『許多桶的麥酒』，以爲進覲之禮。當配蘭氏帶了四艦，駛入東京灣的時候，煙突中煙霧上衝，倒引起了日人絕大的恐慌，都爭先恐後紛紛躲避于神廟之中，以求神的庇佑。配蘭去舟登陸，訪謁官員，說明了來意，請求訂立條約，開關通商。奈何日人始終拒絕。不得已，配蘭只得寬限以時，以便從長考慮，同時他更聲明將率領較大的艦隊，到期重來討個回音。到了明年，他固然又帶了兵艦十艘，重蒞扶桑，終與日人訂約，准許美國商船，在指定的二個日本口岸內停留，並准自由登陸，購辦伙食，而此後漂泊蒙難的水手，亦許以善良的待遇。條約既成，美國便派海理司爲駐日公使。海氏爲人剛梗不苟，到任以後，因爲不願按照日本風俗，俯地膝行，故便運用其靈敏的手段，不久即與日人，增訂條約，予美人



以多種新的特權，且又增關長崎及橫濱爲通商口岸。嗣後，各國繼起，爭與日本訂約通商。總之，在日本，恰和在中國一樣，通商口岸，次第開放，關稅由于各國協定，而治外法權，則操諸各國領事之手。

至如高麗的開放，亦爲外人壓迫的結果，原與中日無異。高麗境內，狼多高山峻嶺，確乎是東方的『隱士國』，計其面積，較紐英倫路大，而居民倍之。久已拒絕通商，且曾殺死了冒險偷關的教士，雖經法美舉師問罪，但其故態，仍依然不改。直至高麗人轟擊了日本水兵以後，日本便借配關的方法，才得于一八七六年中，強迫高麗訂約，開放一個口岸，與日本通商。不久，其他各國，接踵而至，爭與訂立條約，通商口岸及治外法權等，逐漸創設，于是高麗與中國日本，就同處于一個情形之下了。

於此三國中，一經與那代表西洋文明的商人，教士，軍人，以及外交官等接觸以後，便發生了很多不靖的影響。其在中國，一個皈依基督的教徒，變爲『洪楊之

亂』的黨魁，其目的乃在於推翻滿清的帝皇。後來，中政府得了英國探險家戈登氏之助，率師反攻，財能將十餘年的內亂，完全蕩平。從此而後，中國的滿屬官僚，大概對於外人，特別是對於外國教士，漸懷疑忌而抱仇恨。然而同時多數的漢人，尤其是南方一帶居近口岸的漢人，受了歐風的薰陶，思想漸漸轉化，卒使中國南北二部，意見差池，而漢滿之間，勢成冰炭了。

其在高麗，西洋新的學說，頗受一部分有勢位者的歡迎，他們就成了進步派。其他一部分，則痛詆新潮，極力抨擊，便成了保守派及關閉派。後者得有中國政府之同情與援助，而前者則求助於美國及日本，蓋因當時的日本，百政維新，已有新邦的預象了。

至于在日本，最先亦有新舊派別之分，主張不同，爭競頗烈，與中國及高麗初無大異，但後來新黨終于得勝了。其所以能得勝利者，亦非無因。細考于一八六七年之前，日本是一個封建的君主國，名義上雖有國王，都于西京，惟實際上，一

切政權，却操于攝政王之手。那攝政王居于江戶，是貴族的巨頭。當時封建制度，遍行全國，一般郡主，分疆自守，且各招養劍士——即所謂「塞茂蘭」者——相以稱雄。劍士盡屬俠客之流，身必佩劍，以為尊榮的表誌，崇尚武術，鄙視勞工，實與歐洲中古時代的騎士，狼相方弗。至于力田的平民們，那就等于奴隸而已。

自從配蘭入口，海禁開放了後，日本的封建制度，便受了一個致命傷。起初，那攝政王，因為與配蘭訂約，及容許外人進境的緣故，大為貴族所反對，被斥為庸懦無能。貴族對於攝政王，本來嫉妬很深，尤以日本南部的薩摩及長洲二郡為最甚。及至海禁既開，他們就乘機大肆攻擊，以洩夙恨。可是不久他們自己也便不得不注意到歐洲的權威了。有一次，薩摩的郡主，正在儀仗森嚴遊行街市的時候，三個英人忽然狠不客氣的衝破了他的隊伍，于是劍士們便將英人處于死刑，以昭懲戒；然而英國軍艦上的大砲，卒使薩摩知道他不能頑抗歐洲的文明。長洲的郡主，也有一個類似的經驗。他的武士，有一次轟擊了外艦，以致激怒英法美荷諸邦，後來外

艦圍攻，砲台被燬，賠款至三萬萬元之鉅。受創而後，二郡才悟前此之非，不敢再後關閉之說了。然而他們對於攝政王之庸懦無能，銜恨較前更甚，誓必推翻了而已。恰巧當時其他貴族，亦都有國無二君之意，主張救亡之策，非先將鬪君復權不倡爲功。因此，遂于一八六七年中，廢攝政王，請那十五歲的幼帝，臨朝親政。

這個復權運動，實在是日本歷史中的一大轉機。從此以後，一切國政，幼帝悉委之于一輩愛國的貴族及武人之手，其中尤以薩摩及長洲二族的人，權勢最盛。青年當道，矢志維新，以圖防止西方的壓迫。且又足智多謀、奮勇從公，故能終于造成了一個新的日本。此後，西人之赴日本者，日人非但不復疑忌，且更極力歡迎，一切西洋的文明，尤盡量地吸收及效仿。聘英人以築鐵路，辦電政，造燈塔。聘法人以改革其司法制度，以求治外法權之撤銷。其創設郵政，改進農藝，則聘美人。其創制商律，改組地方行政，以及施行泰西醫藥，則聘德人。伊藤王復遍遊歐陸，考察西方政治的狀況。歸後，即制定國憲（成于一八八九年），創設元老院，及衆議

院，並仔細分別規定了兩院的權限。工業蒸蒸日上，商船逐漸增多，以與海外貿易。且勸令全國郡主，各以其地，自動交出，退歸國有，以便封建之制，無形取消，而代以完善的中央政府。劍士們亦類都慷慨解甲。歸回田里，另採徵兵之制，重組新式軍隊，先後請法德軍官，從事訓練，給以最新鎗械，教以最新戰術。當那新軍初成的時候，固然未能立即得到一般人士的信仰，可是到了克服了那薩摩族中叛變的三萬劍士之後，新軍之名便威震于日本全境了。日本又購艦于英，創設海軍，並聘英人指導，組織艦隊，直至日本有了兵工廠及造船所以後，才去英人而完全自辦。雖然，日本的改造，從幾方面看來，又何嘗能真真澈底？實則，真與日人之改穿西服一樣。試觀日本的官員，于日間也許穿着西裝，也許住着洋房，然而到了公畢之後在家休息的時候，却往往仍舊歡喜穿用其本國的衣冠，遵從其本國的禮俗。惟于軍備及經濟二端，則曾的確採仿西制，已經大加改革了。在日本基督教之未見發展，就可算是日人于根性上不易改化的一證。

### 三 中日戰爭

遠東開放了以後的最早結果，已如上述。隨後，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就攝踵而至。到了十九世紀之末，歐洲列強，在亞東已不復兢兢然專注意于通商的權利了。安南本係中國的藩邦，而法人奪之，且又進逼中國的南境。英則并吞緬甸。俄國大築鐵道，橫貫西比利亞，而進窺中國北部的滿洲。即如日本，居然亦野心勃勃，步起西方的後塵來，竟以高麗爲囊中物了。

一八九四年中，日本之侵入高麗，一方面固爲事勢所必然，一方面實亦爲列強帝國主義爭競的先聲。蓋于高麗國中，既有那二派相峙的政黨，略如上述，其維新黨主張親日，而反對黨則高唱聯華。是以一切黨爭，自難免也牽連了中國與日本；而日本之維新及中國的保守主義，二者遂于高麗，彼此衝突起來。到了一八九四年，政爭益烈，中國就依了高麗皇室的請求，遣兵入境，藉以示威。日本不甘落後，

也就派兵一萬二千，進駐高麗的京都及通商口岸。其時，日本提議，對於高麗，主張中日共管，冀免戰爭之禍。但中國則仍以爲高麗是附庸之地，不肯磋商。因此，日兵遂攻入高麗皇宮，立皇父爲攝政王。攝政王立即對於中國宣戰，時在一八九四年七月中也。中國軍隊，雖則略備新式武器，且有炮艦數艘，加入助戰，惟以其傲慢過甚，訓練無方，卒至未及一載，日兵已遍佈了高麗全境及滿洲南部，而北京亦岌岌危矣。這于中國，固然是足以證明歐化價值的一個狼顯著的教訓。

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和議乃成，訂立下關條約。中國正式承認高麗的完全自主，（日人由此便得利用外國顧問的資格，把持一切高麗的國政了，）並賠款二萬萬兩，（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兩，足以抵償日本的全部戰費而有餘，）且割臺灣及澎湖列島，拱讓日本。然和約中最重要的條件，却在于南滿洲之遼東半島，亦須割讓于日的一個規定。按遼東半島，乃直隸及北京的門戶，彼島國的日本，其將插足于中華大陸麼？

和議剛才成功，俄德法三國，就共同遞書于東京，勸令日本，勿侵入于中國大陸。日本不敢抗，因即從其議而退回遼東，惟得了三千萬兩（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兩）的額外賠款，以作補償。自表面上看來，俄德法三國，為救中國而代打不平，一何俠義之至！然而究其實在，三國之干涉，正另有其用意存在也。彼帝國主義的俄國，以為高麗及遼東，與俄是有生死的切要。如果高麗給日本把持了，那嗎，日本便得控制日本海南面出路的兩岸，而俄國將用以為西比利亞鐵道之終點的海參威，因為地理關係，就將受絕大的影響了，如果遼東也給日本獲得了，那嗎，一切較南一帶不凍的口岸，如大連灣等，俄國再也不能有謀奪的機會了。因此種種關係，故非極力殲除日本不可，法則因為與俄有協約的關係，自然應當助俄而排日。惟德國之加入于三國的干預，其原因一時很難明瞭，直至那威尼通信公佈了以後，才得恍然了悟。於那通信中，德皇威廉第二，諄諄以共同抵禦「黃禍」，勸勉那俄皇尼古拉司第二；他說，基督的國邦，務須協力堅持，抗禦那異教的東方。但不數年



後，德皇竟公然以回教之友自稱，然則其通信中所云，必非出于至誠，自可想見。大概當時德皇之意，是在于親俄，親俄則法俄之盟可破，而反德的空氣，也可自然消滅了。況其時德國政府，固亦很願得一海軍根基于遠東，從德皇及奉鐵爾辟志的公函中，可以看得出來。

到了一八九五年之春，那友助中國而肯加以援救的列強，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張手討其酬勞了。而且，所謂中國之友，較諸敵人，倒更形貪婪難填哩。即以法國而論，她于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便與中國訂約，得了與安南比鄰的南部三省中之採礦權，並得延長法國鐵路，從安南而入于中國，而凡由安南直接輸入中國的一切貨物捐稅，又得減經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凡此種種權利，雖自李鴻章看來，也許無甚危害，然而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史中，這却是經濟侵略的常法，也就是佔地滅國之先聲。

俄之外交家，則竭力使李鴻章知道中國之所以得以保存者，完全是出于俄國之

功。李氏因而親赴俄邦，從事遊歷；返後，便于一八九六年，大部分用了法人的資本，批准開設了中俄道勝銀行，其目的是在助中政府償付日本賠款，並在謀取特權，以營路電。同年九月中，該銀行就得了一個很關重要的路權。于是建築中東鐵路，橫跨滿州，以與西比利亞鐵路相通。如此，則俄國鐵路，便可以通過中國境內，而直抵海參威，更無須迂道俄土，多事周折了。規定凡路線所經之處，如係公產，即由中國供讓，而該鐵路公司的資產及收入，亦一律免稅，一如土耳其之于培格台疊鐵路一樣，惟中國完全不負經濟的責任。特設一『鐵路公司』，以主其事，資本由中（名義而已）俄合募，所發股票，由俄政府担保。

從最後的一個規定中，就可以看出其中實在含有其他政治的作用。雖則，那鐵路，于名義上，不過是一種私辦的營業，然而究其實際，却不如此，乃是俄政府的一個帝國主義侵吞的工具。何以呢？第一，那鐵路是一行軍的鐵路，可用以進行俄之帝國主義的軍隊于遠東。設使一旦戰事發生，俄國軍隊，便能由此進退自如了。

即于無事之秋，俄兵亦得藉口保護，沿路駐防，中國再也不能加以干涉。由軍事方面說來。從此俄國就得操縱滿洲，可以無疑。更自經濟方面而論，滿洲總亦難免落于俄人之手。中滿與北滿的商業，自將由俄壟斷，且沿路一帶的一切礦產，亦概歸俄人經營。不單這樣，那鐵路上所運一切出入口貨物，其稅又較平常減低三分之一。中東鐵路既成，俄之第二步，就在向南繼續擴長路線，以求得到一個暖水的口岸，因為海參威氣候尙寒，冰期太長，終非完善的緣故。

#### 四 租借地

同時，德國回沒有發動，但其專家，已正在那裏詳細計議，沿中國的海岸上，究竟那一個口岸，是最合乎其用以爲德國在遠東的海軍根基之地。後于山東半島的南岸上，終于選定了膠州灣中的青島。先是，俄人固亦早已有意于青島，惟于一八九七年中，德皇用了狡敏的手段，卒使俄皇同意于德之計劃：就是將青島歸德，而

以旅順讓俄。其時，適有德教士二人，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中，被殺于德帝國主義所選定了的山東，德之野心，至此便得了一個絕好的發展機會。于是德皇立派普魯士王亨利，率艦來華，大示威武，以德之『鐵拳』，使華人對於德僑，知所敬畏。以耶教徒的德皇，乃因天主教教士之被殺，而竟肯如此竭力代為復仇，誠似不解；然至亨利王率艦蒞華，逕入膠州灣，且又運兵登陸，迫使中政府以膠州灣租借于德時，德之用心，才昭然了。蓋亦無非乘機掠地，以取其在華所應得的勝利品而已。惟其取之之道，又巧又妙。不曰并吞膠州，却祇要求以膠州灣的兩岸——約計二百方哩之地——『租讓』于德；以九十九年為期。在此租借期內，德國可于其地，築堡行政，一如德之領土。隨後，德國便于青島，大興土木，終于造成了一個首屈一指的軍港及商埠。如此，一切并吞的實利，盡已獲得，却始終不留一些兒爭城掠地的痕跡。從此而後，膠州灣非特便成了德國海軍根基之地，且亦為其經侵略的門戶。于山東境內，德之資本案，繼復築二鐵路，而沿路二旁三十里以內的一切礦

產，亦統歸德人經營。且此後山東省內一切官辦的工程，德人得有優先之權，可以專利承辦。總之，山東簡直就成了德之經濟的勢力區域了。

德國的租地方法，其他列強，就爭先借用起來。于是俄國于遼東半島上，也便得了租借地五百三十八方哩，訂期二十五年。于此區域內，俄人遂以大連，改造成一商埠，以旅順築成了一個以為永不可破的軍港。而且俄人又得築一支路，經過南滿洲而達旅順大連，以與中東鐵路相通，換句話說，也就是與西比利亞鐵路相通。這樣，俄之西比利亞鐵路，便得了一個不凍的終站；不甯惟是，旅順又扼渤海的咽喉，可以由此一舉而直下京師，險要殊甚。且此俄國的租借地，實在包含俄國于一八九五年中，勸令日本退回的一部，此亦大足以注意者。

德國膠州之租借，成于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俄國旅順之約，則成于三月二十七日。其後，法國亦接踵而至。當膠州灣租約簽字的次日，法國即指定廣州灣上一百九十方哩之地，要求租讓，亦以九十九年為期，而中國也一視同仁地承認了。英

國自然不能坐視，不久，于香港附近，也就得了四百方哩的租界，而于山東半島之北岸上，又租得了威海衛。從其租約的條件看來，英國對於威海衛的用意，無非是取其距離旅順不遠，故得由此以阻止俄國勢力在遠東之發展而已。是以其租約並無限期，只規定俄人如果一日不去旅順，則英國便得一日不回威海衛。即如意大利，亦會希圖染指，得一軍港，惟其要求，卒被拒絕。

總結說來，那一八九八年的一年，其在遠東，乃是租地之年。歐洲四國，均得了租界——德國得了膠州灣，俄得旅順，法取廣州灣，而英獲威海衛。列觀所得租地，都屬軍港，是以遠東戰機之漸趨緊張，自亦昭然。惟此種軍港的用意，本來却在于控制商業，是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陷阱。蓋列強正在那裏掘壕築壘，預備那在中國的商業上的大戰了。

## 五 特權之爭

遠東局面的經濟觀，至此已在轉變了。歐洲列強，不復競競然祇求開放門戶，以利通商。因為那時遠東的海外商業，業已非常發達，歐之資本家，正在作進一步的計劃，以求大事擴充，及于內地。惟經營內地的商業，而欲圖其發展，則非藉水道或鐵路以作運輸不為功。其第一次最先創辦的鐵路，成于一八七六年，繼即被毀——然而後來其他鐵路，終于成功。在內地建築了鐵路以後，其資產自須設法保護，以制擾動而防匪患。其自然的結果，遂使築路之國，于該區域之內，得了商業上的專利。况凡鐵路公司，往往兼有礦權，是以一路之經營，總不止僅在敷設鐵軌而已。不但如此，如果一國的資本家，既已築路以啓發某地，那嗎，在同區域以內，他們就不願再有他國的資本家，築路以相爭競了。例如于一八九八年，英國既租得了威海衛後。她就照會德國，聲明于山東界內，她並無與德之鐵路事業相爭競的意思，以免彼此發生悞會，此其一證。

這樣，鐵路事業，便自然而然地造成了所謂「勢力區域」。法國早已于一八

九五年中，獲得了揚子江流域以南的南部三省，爲其勢力區域，一切路礦特權，概歸法有。德于一八九八年間，得了山東的路礦權。遂使山東成了德之勢力區域。其實，按照一八九八年九月一日及二日所訂英德條約之規定，英國資本家，確已正式承認德國在山東及黃河流域內的一切鐵路工程上之特權，同時德國亦承認揚子江流域及山西，歸于英人經營。山西位于揚子江之北，山東之西，英國得此，則英國勢力範圍內的揚子江流域，便得與北京及華北彼此聯貫了。

英俄之間，同樣亦有一種協約，不相侵競，惟在協約尙未成立之前，却曾有一度很劇烈的鬥爭，倒須約略說明。于一八九七年中，有一比國資本團，得了京漢綫路權，大建鐵路，由華北的北京，直抵揚子江畔的漢口。繼又傳聞比商將更築一路，自東至西，橫跨中國的中部。後來知道那所謂『比國資本團』，實有法俄的股份在內，其計劃是要利用『比國』資本團的名義，由法俄二國，建造一大規模的鐵路，北與俄連，南與法通，以期壟斷中國中部的商業。這與揚子江流域的英國勢力



範圍，勢必至于發生衝突。是故英國外務大臣山理斯伴 (Lord Salisbury)，立即狼嚴重地訓令駐京英使，提出抗議，有云：『此類特權，不復僅屬一種工商的事業，却是一種政治的策略，用以削奪揚子江流域的英人利益而已。務請照會總理衙門，在滿洲境內的優先權，既已讓拱于俄，在山東者，亦已許歸于德……：如果于揚子江流域以內，再以任何特權，許給俄，德，或其他列強，則英政府萬萬不能與中國繼續邦交，合謀中國的利益了。』後來，中國因為不敢觸怒法俄之故，卒將京漢路權，讓于『比國』時，英之艦隊，即動員集中，以備宣戰，而鮑福爾 (Balfour) 又訓令駐京英使，囑其向中國要求以他種相當利權，給與英國，以作補償。且囑英使，萬一不得所求，則提出警告，聲明『關於京漢路權事，我們將認中國之失信，是一種故意仇視英國的明證，英國將取便宜行動，以為相當的對付』。

名為為中國謀利益而建議的計劃，竟須出此方法，以求中國政府的許可，不亦奇之又奇！老實的說，其所採方法，簡直是一種宣戰的恫嚇。使英國艦隊，完全爲了

在華的英國資本家而奔走，而効勞。但在這山理斯件所謂『特權之爭』中，畢竟英人所用的方法，大著其功。中國終以二千八百哩之路權，拱手讓英（較之在土耳其德人所經營的培格台疊鐵路及在滿洲俄人的鐵路均長）。英人既得之後，其預定建築的鐵路，將經行全中國廿一行省之十，包括當時所認為礦產最富的山西河南在內。

英人所擬定的路線中，其一是由北京而抵滿洲的牛莊，通過俄之勢力區域。因此，俄人便恐慌起來，而俄京與倫敦之間，即發生了爭執。最後，于一八九九年四月，英俄卒訂協約，其條件如左：

- 一、英國應承，此後不再為其政府，或人民，或其他國籍的人，希圖中國長城以北的路權，並不直接或間接地阻止于該區域內；凡由俄政府所維護的一切關於路權之要求。
- 二、俄國亦應承，此後不再為其政府，或人民，或其他國籍的人，希圖揚子江流域以內的路權，並不直接或間接地阻止于該區域內；凡由英政府所維護的一切關於路權之要求。

商業而須兼有政治的氣味，豈非怪事！然而一切關於路權的議約，類都如此。其主要緣故，大概是因爲一輩資本家，都要借其本國政府的外交後援，以掠奪那有利益的合作，且欲藉之以擠除他國商人之爭競罷了。是故于一八九八年中，英商所辦的匯豐銀行的經理，會上書于英國外交部，聲明將組一英國資本團，請求訓令駐京英使，准予以「一切必要的援助」，以期與中政府磋商路權的時候，較易進行。

尤足注意者，在未上書以前，該銀行本來是與德國資本團，共同合辦，經營中國的鐵路工程事業，後因欲得英外交部助力的緣故，才與德人分手，改頭換面，居然以英國資產階級的衛士自任了。如此，資本的團體，竟亦國家化了，其國家化的程度，至少以能得到各該本國的援助爲限。雖然，就事實而論，各國所經營的事業，畢章不能界劃清楚，完全脫離關係，譬如英德二國所經營的鐵路，在一定的限度以內，終究必須彼此各作，即英商在華所辦最大的鐵路事業中之某一路線，亦有意國的股份在內，此乃一證。

固然，從經濟方面着想，以同在中國境內的鐵路，而乃分爲英，德，法，或俄商所辦各個的事業，誠屬大謬。如果彼此能夠聯絡起來，通盤籌算，在一整個的系統之下，建造鐵路，以啓發中國全部的商業，則對於有關係的中外各國，必更有利，可操左券。奈何那有意于中國鐵路事業的銀行團，只知憑着外交上的援助，各自掠奪巨大的路權，以圖目前之利，至如中國全境內的經濟發展方法，及其所營鐵道之最後利弊等問題，却均置諸不問。一般外交家，又樂與銀行團相互提携，朋比爲奸，遂使特權之攘爭，誠有如山理斯伴所說，不復僅爲一種工商的事業，簡直成爲一種『政治的』工作了。

然而外交家的用意，不止于此。既得了勢力區域之後，予其本國的資本家以路礦之特權，于是便更進一步，指望于那將來經濟侵略終了之日，就實行其土地瓜分的风願了。是故法國于一八九八年中，即要求中國預先允承，永不將南部三省內之任何部分以及海南之島，割讓或租借于法國以外的任何邦國。關於揚子江流域內的

諸省，英國亦得有同樣的條件。換句話說，各國實已認定其勢力區域，于瓜分中國時，爲其各個所應得的地盤了。滿洲及長城以北之地，統歸俄國，山東屬德，南三省歸法，而英國則照例收穫最豐，淹有揚子江流域的全部，更得兼有那礦產富饒的山西及河南。

這當然純粹是帝國主義了，而且是一種目光短淺的帝國主義。終于逼使遠東的確成了世界政治的『風雨中心』。于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英德間之所以發生齟齬者，這帝國主義，也就是其主要的原由。更使英俄抗爭，各走極端，屢次備戰，間不容髮，卒驅英國，與日聯盟（一九〇二年），以制俄之野心。後來，英日之盟，就被日本利用了，大肆其侵略的政策，置公理人道于不顧。至于中國受了歐洲帝國主義壓迫後的反動，也終至于釀成了莫大的巨禍。

以美國而論，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一個時期中所發生的種種經過，倒引起了重大的疑慮。中美及中日間的商業，那時已經非常發達，是故有關係的美商

，目觀那歐人在華之爭攘利權，難免戚然憂喪，漸漸疑懼起來。于是國務卿海約翰氏（John Hay），爲美商的利益計，遂于一八九九年，致書列強，提倡『門戶開放』主義，請求各國的同意。簡單說來，海氏函中，聲請凡有『勢力區域』的各國，公同應承：（一）于勢力區域內，凡依條約而開關的通商口岸，及一切『投資經營的事業』，各該國不加干預；（二）凡由條約所規定的華關稅率，于勢力區域之內，不分國別，一體遵行；（三）關於港口捐稅及火車運費等，不論何國商人，待遇一律平等。據此看來，可知海氏所注意的，是在于遠東的美國商業，而却不在于美人在華的投資。海氏只求商業上的權利均等，其對於鐵路事業，完全置之不問。豈知路權實在是最重要的要素，蓋凡路線所經行之地，非但一切採礦之權，可以垂手而得，就是區域以內的商業，在實際上，自然必歸其操縱了。海氏倡議之後，德英法日諸國，先後聲明，如果其他各國，一致贊同，則各該國自亦無不樂從；意大利因爲並無所謂勢力區域之故，當然首先贊助；獨俄國對於提議中之第三點，却不置

可否。然海氏以爲各國的答復，都狠滿意了，因即毅然發表，定爲『最後而確定的』公約。其實，又何嘗是『最後』之約？此後二十年中，美政府對於海氏所忽視的，曾經非常注意，因爲美之資本家，如果要在中國經營鐵路，以期啓發中國，而求利益均霑的時候，往往遇有絕大的阻礙，良以歐洲的『勢力區域』主義，其目的即在于掠奪路礦的專利之故罷了。

## 六 拳匪之亂

至于中國方面，則口岸之租借，以及勢力區域之成立，均發生了至不幸的影響。當租借地競爭開始的時候，那年方少壯而性易感動的光緒皇帝，已于一八九八年中，曾經屢降革政之諭，一意維新，以求中國得與日本一樣，也成爲一個新興之國。因將京師大學，依照新章，實行改組；于各城市，廣設中小學校，教以近世歐西的文明；科舉之制，從來專尚舊學，亦經大加修改；一切路礦事業，則多方獎勵

；國庫出納，開始立表計算，而大批沉員，概歸淘汰，以期增進效率而稍舒國困。謂其迫切失當，過于熱忱，那少年的光緒，容或敢當；然而日本之改造，又何嘗不是成于一輩少年志士的迫切的努力？而從來鼎革時代的豐功偉績，亦斷非先具有至大熱忱，能夠赴湯蹈火，離俗獨行，不可勝任。雖然，除了由革政而引起的自然的怨望以外，又因准許外人以租借地之故，光緒終于大失民情。而彼年高德超，退居于萬壽山上的慈禧太后，便得出其技倆，乘機以圖活動了。

一八九八年九月之某日，太后乘輿下山，直入皇庭。得了奸將袁世凱之助，拿捕光緒，逼使承認太后攝政。且大戮維新黨徒，取消革政之諭，舉凡一切新的設施，一概撤除。更于同年十二月三日，降旨曉諭，此後凡屬鐵路計劃，中國政府，暫不接受。那維新運動的苞芽，至此已被摧殘無餘了。尤可痛者，太后又在暗中，鼓勵一種狠毒的排外工作，以致到了一八九九年中，那仇殺教士及外人的慘事，也就層出不窮。及至一九〇〇年，各地方的暴動，竟攢大而成爲一種聯合的排外行動。



外人受驚，爭相奔避，北京使館界內，大有人滿之患，而那瘋狂了的華人，又正在那裏緊緊圍着！外人至此，四面楚歌，只得固守待救了。此即所謂拳匪作亂是也。那物理中反動必等于原動的定律，于此政治的醞釀中，得了一證；仇外運動的猖狂，和那帝國主義侵略的猛厲，正是一因一果，大可以前後相輝。

列強隨即派隊赴京，以救其被圍的使館，而治那猖獗的拳亂。英俄德美諸國，各抽勁旅，聯合成軍，而日本至此，聲譽已隆，故亦加入聯軍，與歐西一致，共同懲伐其頑抗的鄰邦了。五國之出于一致行動，實足為國際合作的一個良好的先例。況且細核當時情形，原亦非一致行動不可，如有敢悍然單獨行事者，自必不能得到其他列強的同意。且聯軍討伐，較之單獨進行，自然更為有效。不久，華人的反抗，完全消滅，北京城陷，而拳亂平了。于是歐兵入城，大肆劫掠，這是歐人歷史上的一個污點，也是歐人道德欠良的表證。而中國因為拳亂而得的懲罰，固亦過于苛刻了。要求懲治其負責的官吏，並在亂區以內，停止科舉的考試五年，以及准許于北

京使館界內，得由外兵駐防等等，尙爲適當，惟三萬二千五百萬元（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賠款，其數究屬過鉅，終非合理，以致到了今日，仍爲中國最大的負擔。幸美國却而不受，將其應得之數，退回中國以作留美學生教育之費，這誠是理所當然的。

## 七 日俄之戰

列強中如英德美等數國，雖則均曾明白宣言，不得借了拳亂爲藉口，以實行瓜分中國的計劃；可是俄國，却獨不然，野心勃勃，竟欲乘機一試。當那拳亂未平的時候，俄國所派駐滿洲的軍隊，迨至事後，仍無撤退之意。經了日本抗議以後，俄國雖允召回，然而終于未見實行。卒使日本當局，其激烈者，即主張對俄宣戰，其穩健者，則高唱合作聯俄，議論紛起，莫衷一是。因爲國際競爭的結果，往往非盟即戰，這于帝國主義的世界政治史中，本是一個狠平常的通例。其初，日本回是猶

豫不決，因向俄京及倫敦兩方面，同時進行盟議；及至倫敦表示了對於英日聯盟之議，比較的更有好意的時候，日俄同盟之計，才被打消。英日遂于一九〇二年訂立同盟，以保存中國的領土，及高麗之自主（均防俄也）為目的。盟約既成，日本乃毅然對俄而戰了。到了明年，日本準備既妥，便又要求俄兵，退出滿洲，且建議于俄，如俄國能承認日本在高麗之干政權（當時的高麗，名雖自主，實已由日本把持），並允准日本由高麗築路，直入滿洲，以與中東鐵路相通，那嗎，日本亦當以承認俄國在滿洲之種種特權，為交換的條件（又是帝國主義了）。俄國對於日本的要求，一味遷延，置之不答，及至日本不能再待，遂由俄京，召回日使，于二月八日，在旅順轟擊俄艦，於是乎戰事開始。然其正式宣戰之文，却至次日，才見發表。自表面上看來，啓釁之咎，當然在於日本，惟俄國實亦不能完全卸責。因彼俄皇的內閣大臣，態度過於強硬，決意逕自佔據滿洲，不肯稍與日本磋商，作何買賣式的談判。不但如此，更且處心積慮，必欲染指于高麗而後已，不知自一八九五年

以後，日本早已視高麗爲其囊中物了。雖然，因爲地理的關係，日本高麗，齒唇相依，是故日本之極力阻止那慾壑難填的俄國，勿使插足于高麗境內，尙屬勢所當然，情猶可諒，但日本帝國主義在高麗之大肆侵略，究竟亦非理所能容，這也是不可掩蔽的事實。日人深恐俄國，徒以敷衍之法，遷延歲月，以便完成了鐵路的工程，以作軍事運輸之用，且恐冰期一過，俄之遠東艦隊，更得行動便利了。日本爲先發制人計，故使毅然決然，首先開火。

日俄之戰，可比如大衛與哥力亞斯的角鬪。在日本方面，以比較的貧而且小之邦，攻那偉富強大的俄國，誠如等于自殺，然于俄國方面，其不能出全力以爲應付，也是最大的一個困難。因爲俄國軍隊，須由那單軌的西比利亞鐵路，經行數千餘哩，才能趕到戰場，與日接戰，而俄國在歐的艦隊，既繞行了半個地球以後，便亦不宜于立時參戰了。況且俄之士兵，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加以將才朽腐，庸懦不堪，統馭既失其當，又何能抵禦那曾受訓練，軍械充實，而熱血滿腔的日兵？日人

衆志一心，圍攻旅順，于是那素稱永不可破的堡壘，終至落于日人之手。稍後，俄兵又大敗于奉天，而于海洋之上，俄國由歐派來的三十六艘戰艦，也就同歸于盡。

至此，戰的代價已足使日本感到山窮水盡的苦痛了，然于俄國方面，却尚有充分的餘力，大可遣艦增援，趕赴遠東，預備續戰。惟其時德皇及美總統羅斯福，均竭力出而勸和，乃從了羅斯福之請，便于一九〇五年之四月，開和會于美之朴志毛斯（Portsmouth）。經過長時期的爭論以後，延至九月五日，和議才告成功。俄以遼東半島的租借地，包括旅順大連在內，轉讓于日，而旅順至長春間之鐵路，以及南滿洲的一切礦權，亦統歸日有。從此南滿洲便成爲日本的勢力區域。俄又承認日本在高麗的種種優越權利，及其監護行政之權。此外，日本又得了庫頁島之半，位于日本之北，在當時雖屬淒涼不毛的荒島，惟近來因有煤油及礦產的發見，業已漸著聲譽了。

此純粹的帝國主義之戰，發生了幾種狠遠大的影響。在美國，排日思想，實即

由此而起。當那戰機初發的時候，日本以小敵大，全美輿論的同情，本是傾向于日。及至日敗強俄，于是『黃禍』的疑懼，也就反而加深了。

于俄國，戰敗之後，皇室的威信盡失，革政之聲，愈唱愈高。終于創制了『都麻』(Duma)。至如日俄戰爭之與歐洲國際的關係，其影響尤為重大。本來，法俄與英日，同是聯盟之邦，日俄既已決裂，英法間千鈞一髮，勢亦頗危。為預防被捲入漩渦起見，當遠東開戰之初，英法二國，便特重申邦交，彼此訂為協約，繼而德國，就利用了英法協約，大肆其離間之計，使俄與法，斷絕關係，以破法俄之盟。其計不成，于是德國復于一九〇五年，借了莫洛哥問題，再向法國挑釁，以窺測英法協約的強度。可是德人的百般挑撥，非但不足以攻破英法之約，反又使之加強。英國始終與法一致；而英俄之間，亦于一九〇七年，彼此訂立盟約。

至于日本，則挾其戰勝之餘威，竟居然一躍而為列強之一。且于一九〇五年之八月，更與英國修約，繼續同盟。按其新約的規定，英日二國在遠東及印度的利益

，如滿有任何一個第三國（舊約爲任何二個第三國）之侵害時，被害者無論是英是日，其他一國，必須予以援助。日本不惟得以保存中國及高麗之自主，新締之約，其于高麗，簡直又准許日本以一切指導，監督，及保護之權。換句話說，就是日本從此便可爲所欲爲于高麗了。至一九〇七年，日本復與法俄二國，締結條約，日俄之間，言歸于好，于是于實際上，日本已成了那三國聯盟中之第四聯邦了。日本在高麗及南滿之得以便宜行事，以及北滿之爲俄國勢力區域，俄日之間，也使彼此交換承認。

日本的種種計劃，似乎亦曾得到羅斯福總統的同意。那到了一九二四年方才公佈的密函，的確載明羅斯福的代表，于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與日約定，美國決不反對日本在高麗外交上的干預權，且聲明願與日本提攜，一致行動，以維持遠東的和平。同時，日本首相，也聲明對於菲列濱，決無他意。至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羅高條約成立，于是羅斯福的親日政策，更覺確鑿彰明了。于此條約中，美日相

約，彼此尊崇各個所有的獲得地，維持『太平洋區域以內』的原狀，保存中國的自主及領土，並竭力助成在華『各國工商機會均等』的主張。

一切重大的障礙既除，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高麗從此便得肆行無忌。高麗境內，既遍佈了日本的軍隊，高麗政府，又充塞了日本的官員，彼堂堂的高麗皇帝（自一八九七年始，得此尊稱），名義上雖則仍是國主，實際上，却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年復一年，日之侵略加厲，終於到了一九一〇年，就正式將高麗兼併了。

## 八 中國革命

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就是使中國終於漸漸地覺悟起來。拳匪之亂，既已證明了排外試驗之不能成功，日俄之戰，倒却又很明白地反證仿行西法的大有奇效。不觀日本于數十年中，自泰西得了關於政治，經濟，以及軍備之術，便居然能克制強俄而有餘了麼？更甚者，所謂日俄之戰，大部分却戰于中國的境內，而且戰之目的



物，又就是中國的滿洲，乃中國政府，反而只得徬徨無計，束手旁觀！到了此時，就是那年高德超的太后，也知所悔悟了。于是一變其曩昔仇洋的態度，勵志決心，改行西制。即于一九〇五年，依照歐洲的制度，開始改編其軍隊。又決定獎勵在華人統治下的一切鐵路工程，在教育方面，提倡歐西科學及各國語文。即政府自身的組織方法，也要追效日本，從事改革。一九〇五年所派出的出洋考政團，調查了憲政既畢，即于明年，上書報告，建議將中國的政府，向那立憲的道路上，逐漸進行其改革。太后允准制憲，並次第設立了代表民意的議會。惜至一九〇八年，太后崩了以後，幼帝繼位，那攝政王庸懦無能，遂使革新的運動，頓呈紛亂之象。及至一九一〇年，各省及全國議會成立，攝政王應付失策，致釀大變，正如路易十六之于法議院，心猿意馬，意志不堅，終于激成了法國的革命一樣。

關於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如果追本尋源地推究起來，其遠因近果，實是很多，惟其尤要者，當然是為歐洲帝國主義侵略的影響。漢人之反對滿清政府，自然

也是其中原因之一。而當時清政府，又適有創辦一種國有鐵路之議，各省疆吏之不願担负該鐵路的公債，更爲釀成革命的一個特殊原因。局勢既已如此緊張，是以一革黨密謀，因炸藥爆裂案而敗露後，那政府的緝捕黨人之令，便成了促成革命的導火線了。原來那時，祕密的會黨，早已遍佈全國，其在南方，因與泰西接觸較早較多之故，黨的關機，更是特別的多。暢飲了歐西思想的新釀，一般黨徒，盡皆醉心歐化，不滿意于逐漸革政之策，去專制獨裁而改君主立憲；却主張急轉直下，立刻建設民主的政體，改造共和的國家。至一九一一年十月中，事洩，一部分黨員，恐遭捕逮受刑，因即倉猝決定，毅然揭竿起義了。揚子江一帶，次第響應，兩部諸省，亦先後來歸；那流寓他邦的孫逸仙氏，至此被召返國，推任爲革命政府的臨時總統。清廷大震，急派那于一八九八年陷賣光緒的好將袁世凱，統兵抵禦。豈知袁氏，陽奉陰違，按兵不戰；繼復與民軍妥協，南北統一，迫使宣統退位，改政共和，而他自己老人家，便受任爲大總統。至明年二月，革命已告成功，于是最古

專制之國，竟一變而為最幼的民主之邦了。

到了一九一三年的四月，中國議會，便很興高彩烈地成立了，其目的是要為那三萬萬餘人民的民主之邦，創制一個國憲；可是議會的結果，却很使人失望。其所以然者，原因殊多，雖非盡屬正當，然而均足以阻礙議會的進行，使之底于無成。列強的態度，就是其中原因之一。例如當時俄國，即乘機奪了蒙古；其經過大略如下；當那清帝遜位之際，蒙古的呼都克都（即所謂活菩薩也者），忽起而獨立，宣告與民國脫離關係。或則，如果較確切地說起來，實在是蒙古的酋長們，受了俄人的煽惑，就借呼都克都的名義，作此獨立的行動。一方面更與俄國訂立條約，開門揖盜，引狼入室，甘將蒙古，變為俄之帝國主義的所有物。民國方面，對此當然絕對不能承認，且將出其全力，以平此蒙人之變。奈何俄國，忽以蒙古的辯護士自居，出為干預，逼使中國承認外蒙為自治的行省。于是外蒙于名義上，雖則仍是中國的藩屬，實際上却已完全成了俄國的被保護地了。只留內蒙不動，仍屬中國治

理；俄人之所以不敢兼而取之者，祇因日本亦已有心于此之故而已。

像是預先約定了似的，英國對於西藏，亦同時進行一種同樣的工作；西藏叛離民國了；英人阻止中國出兵去征戰，而却提議將西藏劃分起來，一如俄之于蒙古一樣。中國對此西藏的交涉，始終沒有承認，然而承認與否，本來無甚關係，中國終不能因未承認而再握實權于西藏。如此，中國的兩大屏藩——蒙古與西藏——大部分就各自成了俄英的勢力區域，只于地理圖上，仍稱中華民國的一部，于實際上，與中國早已脫離關係了。

凡此種種糾紛，自然難免引起了華人的義憤。非特對英對俄，華人均抱仇恨，就是對於總統袁氏，因其坐視削地，禍國殃民，且因其藉了外人的黃金，以「迭克推多」自稱之故，羣情更爲激昂，大示不滿。因爲彼爭傳于歐美報章，稱爲「中國的強人」（當時一輩所謂『強』人，狠受人們的歡迎，）的袁氏，自被任爲臨時總統而後，不久便開始排斥革黨，引用舊日官僚。而且驅逐那議會中佔有多數的國民

黨。更向歐洲列強及日本，大舉外債，而不經國會的通過。袁氏自得了巨款以後，乃購械蓄兵，征平南方的二次革命，驅除了國會中的民黨，解散兩院，而最後，竟敢公然恢復帝制，居然皇帝自爲了。袁氏雖未完全得志而死，可是大錯業已鑄成，中國從此多事矣。

袁氏既死，民國得慶更生，奈何元氣已盡，內亂正殷。中國之所以不易于建設一個鞏固而且進步的共和政府的其他種種原因，至此也漸彰明顯著了。同是華人，南北之間，却有身體，語言，以及文化上之不同，致使統一之局，難于成功。例如，中國的文學，雖則全國通行，但各地的方言，却彼此不同，有如異國！而且革命思想的發展，北不如南，全國也不能一律。多數南人，回沒有忘却祇在數百年前，當那滿人尙未入關，定都『北京』的時候，中國首都，本在南方的一回故事咧。

數百年來，中國的官吏，又大都敷衍塞責，因循慣了，各省都可獨斷獨行，置

中央于不置，兼且貪婪污鄙，腐敗不堪，良好政府之不易于成立，這當然又是其原因之一。根性既已如此，何能于剎時間完全改去？因而各省武人，即所謂『督軍』也者，對于中央政府，自然毫無顧忌。惟知從事于囊括民脂，敲詐民財，各自養兵，相互作戰，甚或居然獨立，抵抗中央。其强有力者，更或推覆政府，把持政權，置傀儡于內閣之中，以奉行其一己之意。尤可痛者，此輩作亂的軍人，往往總能向那外商，購到大批的軍火，或由日人方面，得到經濟上的接濟，遂使中國內亂繼續不已，這真是最大的不幸。

督軍們的興替，及其政治走狗的升沉，我人也不必于此詳細追述了。統括一句說，袁氏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出掌閣揆，籠絡了一輩北洋軍閥，暫時維持北京政府。同時，孫逸仙及一輩新派人物，則又另組政府于南方，段氏及其黨羽，大爲滿洲太上督軍張作霖，强有力的曹琨，以及稱雄于揚子江畔的吳佩孚所反對。合縱連橫，此起彼伏，這一輩軍人，便相繼交替地把持了中央。卒使內政就等子

內爭了。

## 九 日之良機

恰巧中國正在內亂方般的時候，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又突然爆發了。於是帝國主義的日本，便得了一個絕好的良機。乃于是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借了英國聯邦的資格，即進『忠告』于德，令其將一切德國軍艦，全數退出遠東，而以膠州灣之借租地，暫交日本保管，『以便最後退回于中國』。德人置之不復，因而日本遂于八月二十三日，對德宣戰，進攻膠州灣。當那戰事開始的時候，日本首相固曾鄭重聲明：『日本並無其他用心，不求克地，亦無意于剝奪中國或其他人民現在所已占有的一切』，然而膠州灣既克，日兵却逗留不去，不久，那所謂日本並無的『其他用心』，便在那裏顯露其貓笑了。

到了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使又致牒中國總統，開列二十一條要求，別為

五項，逼其承認。第一項，要求中國預先允准，關於膠州灣及山東境內的一切德人權利，不論將來日本如何與德協議解決，中國概予承認。第二項，要求中國准予日人以南滿及內蒙東部的採礦權，在華的購地權，以及一切鐵路事業及外債的優先權。並要求展長旅順大連之約，爲九十九年，而南滿及內蒙境內的安奉（安東至奉天），南滿，及吉長（吉林至長春）等三鐵路，亦須讓歸于日。總之，日人簡直要將南滿及內蒙，完全成爲日本的勢力區域及殖民地。然而得了山東，南滿，及內蒙，那慾壑難填的日人，猶以爲未足。故于第三項中，更要求將中國的最大鐵廠——漢冶萍公司——改由中日『二國合辦』，並予該公司以禁止凡在該廠礦地『附近的一切礦產』之開採權，按該公司的工廠礦地，均在揚子江畔的漢口，是以這個要求，勢不得不侵及于英國的勢力區域。不但如此，于第五項中，更有一條，要求將某某等幾條主要路線的建築權，讓歸于日，其中亦有已爲中政府所許給于英國者，且亦同樣均在英國的勢力區域之內。其最滑稽的，要算是第四項中的條件，要求『爲切



實地保全中國的領土計，中國允承『不以沿中國海岸之任何港口，海灣，或島嶼，割讓或租借于第三國家』（然則日本，當然不在其例，請注意）。惟最苛惡的要求，乃在第五項中，亦即日使所稱爲『願望』也者便是。這樣的願望，竟簡直要將中國全部，完全置于日人的指導之下，使中國徒擁了自主的空名，而于實際上，却成爲一個日本的奴隸之國。例如其要求中，規定中國須雇用日本『諮議』，以監察『政治，經濟，及軍備上的一切』；凡于『中國的重要都市』之內，須設中日警察，共同維持治安；中國所用的一切軍火，至少半數須向日本採辦，或向那中日合辦，專用日本原料，而聘有日本技師的兵工廠訂購。約而言之，這樣一來，中國便成爲日本的埃及了，此外，那台灣對岸的福建，亦須成爲日本的勢力區域。日人在華，復須得有宣傳宗教之權，與基督教士一樣。

中國對此廿一要求，始終拒絕承認。談判又談判，交涉復交涉，經了四月之久，仍無結果。于是日本便提出最後通牒，要求除五條以外，餘者務須立即承認。

那除外的五條，有關於諮議，學校，醫院，揚子江流域的路權，兵工廠，及佛教宣傳權等，日本允暫展緩。被逼了的中國，恐罹戰禍，無可奈何，只得忍氣吞聲，勉強服從，因而廿一要求中之十六條件，遂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經中政府正式簽認了。山東，福建，內蒙，以及南滿，至此就成爲日本的勢力區域，而那揚子江邊最大的鐵廠，從此也只能向日本舉債了。

如在平時，歐洲列強，倘使不能得到相當的補償利益，對於日本此舉，自然不肯坐視。奈何當時的歐洲，正在那法朗特，香奔，及波蘭等處的戰壕中，幹其殺人的工作，拚命死鬥，未遑兼顧，所以日本，便得了放手一逞的機會。及至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即協約國方面，請求中國加入助戰時，日本竟敢公然反對，力加阻止。蓋自日人看來，使中國而得有精良的軍隊，實非吉祥之兆，其與日本前途，更有重大的關係。後來，于一九一七年八月，雖則中國終於加入歐戰，可是到了那時，因爲內爭之故，中國元氣，業已斲喪殆盡，是以日本仍得坦然自信，不論如何，遠東

的局面，再也脫不了她的控制了。況日本早已從協約國方面，取得了種種密約，承認對於日本的一切要求，將來和議席上，一致予以相當的贊助。

美國自參戰以後，因為日本亦係『協約國』之一的緣故，美政府對於日本的種種，故亦未便表示反對。國務卿藍辛(Lansing)甚至竟與石井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訂立協議，承認地理上『疆土的接近』，予日本以『特殊利益』于中國。至于此協議中的重要含義，恐那密司忒藍辛的自己本人，也沒有澈底了悟罷。固然，一切陳言套語，如『尊崇中國的領土主權』，『門戶開放主義』，以及『在華工商利益均沾』等等，雖則無不應有盡有，反復規定，但自帝國主義的外交術語上講究起來，那協議中之所謂『特殊利益』，又何嘗不可用以爲允准日人在華施行侵略的解釋？無怪日本當局，得此協議以後，便欣然自得，以爲美國已允准了他們進行其帝國主義的政策了。其時中國，適又在擾攘之秋，北京政客，只圖外債到手，不問條件是什麼，概可允從。故日本于一九一八年中，狠從容地在中國又得了數處路權

，並與那親日派的中國內閣，訂立軍事協約，准許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滿洲境內，自由駐防。

日本的帝國主義，在歐戰期內，非但便這樣大肆其侵略于中國，即于俄國，亦開始張牙舞爪起來。按日俄之間，本于一九一六年七月，曾經訂立密約——簡直就可說是聯盟——規定如遇有第三國家，想要把持中國時，日俄須一致行動，共同對付；惟至一九一七年，俄國赤化了以後，日俄密約，當然廢止，而日本遂得劫掠其舊日的聯邦了。于是日本軍隊，便與中國『合作』，佔據了俄之勢力區域于北滿。而且咫尺之內，尙有其他更大的勝利品，正在待人招領，那遼闊荒涼而富于礦產的西比利亞，不正在北滿之北，在那裏招手致意麼？惟威爾遜總統不做美，却始終不讓日本在西比利亞，有何單獨的干預行動。直至一九一七年之八月，威氏才于一個條件之下，允准干預，那條件就是：協約各國須共同管預，平均負責，任何聯邦，不得出兵至七千五百人以上。然而條件雖是這樣，于西比利亞的東部，不久，日兵

已達七萬之衆，而盈坑盈谷的，又都是日本商品了！

至一九一八年，歐戰終了之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高唱凱歌于亞東之日。其于中國，既添了山東，內蒙，北滿，及福建，爲其勢力區域；于西比利亞，日兵又觀望不去，大有永留斯鄉之意；而此外，更與英國商妥，于太平洋中，凡在赤道以北德人所舊有的一切島嶼，概由日本派兵駐守。吐氣揚眉，那時的日本，確乎已把持了亞東了。

雖然，于一九一九年的和議席上，日本要求將膠州灣及山東省內德人所有一切路礦等特權，轉讓于日時，美國代表，竭力反對，主張膠州必須退回華人，才是合理。及至日本以退出和會相恫嚇，且又經日本代表口頭允承，必以膠州退回中國，祇留山東省內的經濟特權時，威爾遜對於和約中關於山東德權的處分一條，才准勉強予以通過。然而全美人士，却始終以爲這樣處分德權，未免于理有虧，實等于使中國入于破產之境。

其實，日本所要求于山東的，較之其所已經獲得于滿洲的，又何嘗有異？租借口岸及勢力區域之于中國，由來已久，又何嘗開端于今日？而從前俄，德，法諸列強之對中國主權，其態度又何嘗能夠較優于今日的日本？凡此種種情形，美人之中，其能澈底了解的，狼屬少數。實則其最要之點，乃在于此，就是：到了一九一九年，掠奪中國的領土，已不如從前于一八九八年，或一九〇五年之易于得到各國的許可了。所以然之故，一半當然是由于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因為那時民族自決之說，非但于美國早已風行，即在歐洲及日本，于某種限度之內，也已開始萌芽；一半乃是由于現代的中國青年，特別是一般學生，都能熱心愛國，與前代不同的緣故。那今日中國的青年，對於列強的任何壓迫，再也不能低首下心，曲意忍受了。與西洋及西洋化了的日本接觸以後，現代的中國，至少現代少年的中國，終于成了一個國家了。

## 十 華府會議

和會而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聲浪，較前更烈。中國商人，加入了愛國運動，實行抵制日貨。美政府對日提出抗議，反對日本繼續駐兵于西比利亞；美議院與言論界，又一致斥責日本之扣留山東；全美排日的輿情，蓋已到了危險之點。而且坎拿大與澳大利亞，一半由于恐惹美人惡感之故，亦均不遺餘力地反對英日之續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其進行的確太速而過甚了，以致這樣激怒全球，竟遭神人的共憤。即于日本，那一輩新派黨徒，亦竟毅然宣示，反對其本國政府的掠奪政策。而當時美國海軍，又突然大事擴張，增造巡洋戰艦，大有一日千里之勢，遠非那限于財力的日本所得相與爭競，這于日本帝國主義的進行中，尤為一大障礙。

在這樣情景之下，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便產生了。會議席上，因為英美攜手之故，日本勢孤力弱，就不得不犧牲其一部分的帝國主義，以博得海軍之安全。日本終於承認撤兵于西比利亞了。且復與中國訂立條約，放棄膠州灣，並允將山東境內德人舊有的鐵路，由中國出價取贖，而山東煤礦之開採，則允讓歸中日合辦。

。爲要使日本有所解嘲起見，英國亦允將威海衛，自動的退回中國；法國代表，亦同樣聲明，願以廣州灣放棄。如此，租借口岸中之三者，均已決定退回中國了。然而英國仍舊佔據香港，而日于旅順，也未肯放手。且威海衛與廣州灣，延至今日，回未見實行交回咧。

華府會議的結果，又使日本簽認了九國協定的門戶開放條約，舉凡一切反帝國主義，爲中美人士所極力提倡的，概括在內。該條約中，明白規定，所謂在華的門戶開放，並非僅僅就限于在名義上的尊崇中國主權，領土，也不是僅限于各國在華對於關稅，運費，以及港捐等等之待遇平等。聲明其主要用意，却在于使列強不再謀奪專利的經濟特權于中國的任何部分，或訂立一切「意在造成勢力區域」的協議。這是對於帝國主義命脈上的一大打擊。且又議決，各國此後，不得與中國訂立密約，亦不得彼此訂立關於中國的密約；于是帝國主義者的外交故技，也被打倒了。不單如此，那會議更正式發表宣言，希望中國迅將各處路線，連合起來，造成一



個完全在華人統治下的國有的鐵路系統，只于必要時，才可借用外款，或雇聘洋員，以資協助。那嗎，自一八九〇年以來久已通行的鐵路帝國主義，亦將橫遭打擊，根本剷除，而英，法，德，俄，比，以及日本等國在華所各自經營的鐵路事業，也一概不能繼續存在了。

如果華府會議所高唱的主義，能夠一一見諸實行，那末，不消說，中國早已跳出了歐洲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毒阱，而一切自一八九五年以來進攻不已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也必早已煙消雲散地一律撤除了。可惜，真可惜，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那些氣壯詞嚴的主義，終究不過是宣言，終究不過是主義而已！却並非就是一種可以捉摸，確切具體的事實上的改革，而于世界政治的舞台之上，本來可以坐而闊談，不一定必須起而實行也。華府會議的結果，畢竟能有多大功效？這于今日，回是一個未決的問題。有的以為條約上，雖則已經明白解釋了門戶開放等種種主義，然而日本的帝國主義，于實際上，又何嘗不能仍舊肆行無忌，展其侵略的故志？

因爲，英美二國，不曾在會議席上，允承不于太平洋中各該國所占有的一切島嶼上（美之檀香山除外），設堡築壘，以作軍用麼？既無可守之堡，又乏根基之地，無論是英是美，均不能對日有何海軍的行動。剖藹而教授會于其關於華府會議的書中，說道：『惟有一種力量，足以克制日本的帝國主義；這個力量非他，就是世界的輿情』。不差，惟有世界輿情，才能真真克制日本的帝國主義，而不致代以其他改頭換面的別種帝國主義。

## 十一 帝國主義的錦標

現在且一看那帝國主義在遠東的錦標罷。可是帝國主義所爭競掠奪的錦標，其在東亞，實在很是偉大，細說起來，有非筆墨所能勝任者。須記着，中國全境，包括一切附庸地在內，有遼闊的領土，大于美國三分之一，有稠密的人煙，超過美國至三倍之多。若使將英（殖民地除外）法，德，意，日諸國，合并起來，其總面積

亦祇足以抵中國的五分之一，其人口抵中國的四分之三。更須記着，中國很多煤鐵等礦，錫礦及其他金石之類，也不在少數，且有無窮盡的煤油，可以供爲主要原料，以啓發其未可限量的實業。如果于將來，中國竟終於成了一個健全的國家，一個工業發達的強國，那嗎，她自然便將巍立亞東，雄視全球了；到了那時，不論何人，再也夢想不到怎樣于二十世紀開始的時候，彼所謂『列強』也者，竟得以將其帝國主義的枷鎖，綑縛了這亞東的偉邦？而且中國的背後，尙有西比利亞廣漠無垠，回是一片未經開闢的處女的荒野，正在那裏待人啓發咧。

但是，歐洲及日本的帝國主義者，却只知近利之是求，都未遑計其大者遠者。祇爲一代之計，不圖萬世之功。其所目注而心營的，惟在于中國的鐵路，礦產，商業，借款，以及一切與以上種種經濟事業相關連的土地上的權利罷了。在一八七六年以後的半世紀中，大約八千餘哩的鐵路，已造成了；即此一端，外人投資，已達數萬萬元。煤，鐵，銅，錫，及銻礦等，也在次第開懇了；此種實業，雖則多少

總含有些投機的性質，然而外人的投資，其必將逐漸增加，亦自無疑。中國的海外貿易，于八十年前，可說幾等于零，但至今日，每年竟達十八萬萬元之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的逐年平均數）。其中日本得了百分之廿四，美國得了百分之十七，英國得了百分之九，而英屬的香港，得了百分之廿五。是故中國的通商，對于英國，每年有二萬萬元以上的交易，大部分屬于英之茶葉進口商及棉料出口商；對于日本，其數略同，絲經，棉花，及荳類，是日商進口之貨，棉織品及五金器械，是其出口之物；而對于美國的捲煙廠，『美孚』行，及絲商等，每年貿易之數，亦總有數十百萬元。因此，英，日，美，以及其他國籍的輪船公司，營業都能非常發達，獲利當亦不少。最後，外國銀行，借于中國之款，計達十萬萬元；且因其含有冒險性質之故，利率亦往往比較的狠高。而且國家公債以外，外人之投資于種私人的工商事業及銀行等，又何止數萬萬元！外人在華的資產，大略如此。

從此種由外交術而獲得的經濟利益上講起來，于歐洲列強中，英國自當首屈一

指。然其所以然之故，却並非因為英國的外交，是特別的高妙，乃由其理財及經商之法，較為優勝而已。全中國的鐵路，其六分之一，是由英國的資本造成的。英商差不多壟斷了中國的貿易，至于數年之久；即于今日，雖已遭了日美商人的競爭，英國與香港，仍能佔其三分之一。法國的資本家，則惟得有雲南的銅錫礦產，而于加入了俄比的資本團以後，又得了些鐵路利權，然其在華貿易，終于未見十分發達。德國在山東的一切利益，到了歐戰發生，就被全部削去，至如意大利，那更不足道了。

赤俄最初似乎很願將俄皇在遠東所獲得的一切，全部放棄，退回中國。俄之共產黨，既痛詆而又廢止了舊日俄皇的帝國主義。而且那時，協約國的軍隊，業已進據滿洲及西比利亞的東部，而日兵亦已入了庫頁島之北部了，故赤俄之于亞東，也就順水推舟，樂得做了個人情。可是一至協約國退出了滿洲及西比利亞之後，赤俄却便開始進行其一種妙不可言的遠東政策了。既將西比利亞，置于蘇俄的統治之下

，恢復了俄國舊日的河山，又以煤油特權爲代價，使日本退回庫頁島之北部。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卅一日，更與中國立約，放棄一切在華利益及治外法權，並退回庚子賠款，惟竭力保留其中東鐵路，始終不肯交讓。祇狼慷慨地准許中國，按價取贖，——如果中國可以籌到那筆款項。但同時那鐵路的局長人選，規定須用俄人。這樣看來，從此亦俄，便將爲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之繼承者了。雖然，中東路的資本，原都出于道勝銀行，而那銀行到了此時，已入于法人及白俄之手，是故赤俄接辦了中東鐵路，道勝銀行就起而與之爭執。于是法國提出抗議，美國亦出而交涉。滿洲的戰王張作霖，因爲中東路上軍隊運費的問題，也與赤俄發生了爭論。再從另一方面看來，蘇俄的侵略，較之舊日的俄皇，實在更是厲害咧。俄皇之于蒙古，充其量，亦不過造成了一個勢力的區域。蘇俄之于蒙古，乃竟將它變成一個蘇維埃的小邦，一切政權，都操于赤俄之手了。但蘇俄在遠東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却在于宣傳赤化，到處鼓吹，務求造成排英排美的空氣，使華人更激烈地反對英美的帝國主義及資產

主義，這就是赤俄在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蘇俄的宣傳工作，在中國終於得了些信徒，達了其目的，如果中國的政客中，有的竟這樣被赤化了，主張聯俄，求其援助，那末，這也是不足奇的意中之事，且亦非一定是兇惡的徵兆。其最大的影響，充其量，不外乎僅在使中國內政，更趨于紛亂的狀態，使華人對於外國資本家的操縱，更猛力地表示反抗而已。

## 十一 日本的帝國主義

日本商人及政客，對於列強在華之囊括席卷，自然不能安于坐視，分贓之心，油然而生，這本是意中之事，不足為奇。至其所以能夠終於獲得巨大的贓物的緣故，一部分是出于地理上地位接近的關係，一部分亦由于日本軍人及富翁，能夠狼狽烈地在此角逐場中，共同用力奮鬥所致。德俄舊有的勢力區域，既已攘為已有，又乘了歐洲大戰的機會，大肆其帝國主義的侵略，卒使日本今日，從政治方面看來，

確已執了東方的牛耳；即在在華的經濟事業而論，日本的地位，也在蒸蒸日上，行將凌駕英國而上了。雖然，話雖這樣，核諸實在情形，倒恐未必盡然。蓋在中國，政治的勢力，原是飄渺無定，變幻不測的一種東西。而如將日本對華的貿易，以及日本在華的投資等，以為就是由帝國主義侵略而得來的『日本的贓物』，恐與事實，亦未必盡能相符；因為如果沒有那帝國主義，日本商人，仍將與中國通商，而日本的資本家，仍將投資于中國之故也。

那嗎，嚴格講來，日本帝國主義所獲得的，究在那裡呢？分別的說，即在高麗台灣之并吞，即在旅大周圍附近數百餘方哩土地之等于并吞的租借（九十九年的租借權），即在滿洲，內蒙，山東、福建等處之『利益區域』的造成。

台灣一島，其面積約大于美之紐身山省二倍，自于一八九五年歸并于日之後，在日本方面，非但未能得到多大利益，倒反成了一種負擔。日本修築了完整的道路，建築了三百六十九哩的鐵道，設立了電報電話，辦了郵政，開了學校，又獎勵了



一切採礦漁農的事業，極力經營，所費浩繁，然其贏餘，却終很少。台灣全島所納的捐稅，尙不足以供其行政之費；卽于近幾年來，日本仍須每年補貼自五百萬而至九百萬元（日幣）。台灣的出產，以樟腦爲大宗，幾乎全球都須取給于此，是日政府的一種專利的營業，此外，如茶，糖，及煤之類，輸往日本，每年亦有數百萬元，然而通盤籌算起來，在日本方面，究竟不甚值得。台灣也終于沒有成功一個日本的『過剩』人民的迦南。雖經了三十年的日人統治之後，現在台島全境，只有日人十六萬七千名，華人最居多數，時有暴動，反抗日人的統治。山居的土人，數亦不少，約在十萬萬左右，其中大部分，雖則已爲日人所克服，且也稍微開化些了，然而壯士的碧血頭顱，是其代價，犧牲當亦不小。

高麗之爲殖民地，則比較的更屬有望了。自歸附于日本之後，在十年以內，其出口貨（大都是米，荳，牲畜之類）已增了十倍，進口貨（大都是由日本輸入的棉織物，機械，煤，及由美運來的煤油等）亦已加了七倍，而此方興未艾的貿易，當

然大部分都操于日人之手。高麗的煤鐵等礦，利源很富，從一九一六年後，也已明令規定，概由日本公司包辦了。雖則因為交通不甚便利之故，一切開採工程的進行，未免略形阻滯，但于十年之內，其產額業已由六百萬元而增至二千五百萬元。而且，高麗的勞工，既多而又廉，故能使日本的資本家，盡量設立工廠，從而取利。由此看來，從物質方面言，高麗固已受惠不少了。那莊嚴偉麗的政府堂宇，那精雅美妙的鐵路車站，那最合時式的學校屋舍，和那一千五百所熱鬧像蜂房一般的工廠等，固足以使地方上顯露出一種奮發有爲的氣象，更足以使那身遊其地的外人們，自然而然的五體投地，感嘆日人治理的功效。可是，在高麗人方面，却仍怨聲不絕，痛恨高麗的錦繡河山，竟變成了『日本債鬼及投機分子的天鄉』，智識的自由，剝奪殆盡，而一般可憐的農夫，又像依着一種規定的程序似的，漸漸被逼出境，流于滿洲。據長老會的海外傳道部所得報告看來，高麗人之逃避出境的，已近五十萬人。惟于高麗境內，按照一九二四年調查所得，共計只有日人三十三萬七千名，是

故依此推算起來，出境的韓人，當多于入境的日本移民。而且日人之中，商販居多，羣集市廛，都不願躬耕力作，去過那農人的生活。因此，韓人更不期然而然的感覺到自身地位的墮落，竟成爲日人的『伐木担水之奴隸』了。而以一千八百萬的高麗人民，乃竟屈服于異族的統治之下，其國家思想的彌蔓，以及由此而發生的種種反抗運動，自亦難免。到了歐戰告終時期，世界各國，正在高呼民族自決的時候，高麗國家主義派的活動，更像火一般的狂熾。及經日本嚴厲地抑制以後，大戮黨徒，銅禁了一切嫌疑犯，于是韓人的復國運動，方才漸歸消滅。總之，高麗固然是個富庶的殖民之地，惟韓人的復國思想，究竟不能完全剷除，日本于將來，其能永據斯土，高枕無憂麼？

至于滿洲的情形，大概與高麗相彷彿，可由那機會之鄉的滿洲一本小冊中，見其一二。書中琳瑯滿目，圖畫很多，如那大連港邊美緻的旅舍，巍峨的銀行，和那『東方獨一無二，寰球馳名，完全美國式裝置的南滿鐵路』，以及南滿安山鋼廠中

的巨爐，富生煤礦中的汽罐等，無不歷歷如在目前，而于長春車站的貨物場上，猶能隱約看見一袋一袋的黃荳，像山一般的積着，正在那裡預備輸往日本咧。日人在滿洲的成績，大概如此。按那南滿鐵路局，一半是日政府的一個營業機關，其資產約值七萬萬元，共有股份資本金二萬二千萬元，營業非常發達，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二年，每年贏利已由一百萬元而增至三千一百萬元了。是以股息很高，竟達百分之十。而日本在滿洲之所謂特殊利益者，大概也即在于此每年百分之十的紅利罷了，却並不在乎移民，蓋因滿洲的華人，已有一萬五千萬或二千萬之夥——其確數未詳——且又都是辛勤耐勞的農夫，故日人即欲移住，實在亦非易易。

普通都以為日本之所以必須採行帝國主義的緣故，乃具有四大理由。第一①因為日本有所謂『過剩人民』，故非向外移住，求幾條出路不可。然而考其實在情形，日本的人口，雖則比較的固稠密，且以全體一般而論，亦狠貧苦，如果要為過剩

人民去謀幾條出路，那嗎，不妨向那日本所已獲得之地，如台灣等，盡量移住；有何不可，可是照上述的台灣情形看來，日僑既如此其寥寥，又何能稱為過剩人民的出路？原來日人的心理是這樣：若使不能混入那美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等工價較高而獲利較易的地方去，則寧願居留故鄉，不再作移住之想了。緣此，那所謂『過剩人民』的一條，實在算不得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什麼可靠的理由，第二，因為日本缺乏原料及食料，特別是米，鐵，煤之類，所以就不得不採用帝國主義，以求補救的方法，但考世界上工業發達之國，又何止于日本？對於原料等之缺乏，凡屬工業的國，彼此正同其苦痛，亦豈只限于日本？不過或則購而得之，或則侵而奪之，這是其不同而已。第三，因為日本對於亞洲，負有一種文化的使命；有了日本的帝國主義，于是高麗，滿洲，及台灣，才能得到經濟上的發展，政治上的改進，公共衛生的設施，公共場所的美化，以及鐵路建築等種種新的氣象。這就是日本之所以必須採用帝國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理由。其實，較確切的說起來，以上各地的

路政礦廠，及一切華麗的房屋等，都不過是日本資本家的產業，而種種經濟上的發展，也不過是日本資本家的經營而已，其于日人以外的亞洲人，究竟能有多大利益呢？第四，因為日本為求自身的安全計，自可取例美國之對於西半球，有宣行一種東方的門羅主義之權。于一九一七年中，石井子爵終于不能得到國務卿藍辛之同意的，即在此點，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持最通行的理由，亦即在此。從幾方面看來，這個理由，固似未能盡非。但美國占有全西半球人口之過多，而日本戶口，却祇占亞洲的百分之六或七，情形不同，何可相提並論？此殆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未注意到的罷。

其實，一輩日本資產階級的營利思想，那軍人派的奪掠根性，以及一般民衆的愛國熱狂，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真正原因。自于一八六七年變政以後，軍人得勢，把持政柄，舉凡一切有關於海陸軍政事宜，悉由若輩操縱，雖國憲與議會，也均可置之不予顧。日本軍人，原與世界各國的軍人無異，只知攻城掠地，未遑計及其他

，是以祇能在軍略的觀點之下，解決遠東的一切。惟近來于中流社會之中，已發現了一種劇烈的改進運動，而于一般民衆方面，亦有改政民主的趨向，這與武人專政，完全處于相反的地位。將來新黨之必操勝利，日政府之必將純粹的對於人民負責，以及軍人勢力之必將完全消失，凡此種種、照現在的情形看來，都有實現的可能，可以毋用懷疑。但須知道這樣的改革，却也並非就等于完全放棄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與民治精神，原可調劑融和，相與並存，證以英法二國的往例，即可了然了。舊日武裝的帝國主義，或將易以較為和平而更狡猾的經濟的帝國主義罷。





# 精神教育

全書一冊 定價八角

這是蔣介石先生在黃埔軍校以校長的地位對學生所發訓詞的大全。現在北伐完成，全國統一，試細研讀這裏所刊的訓詞，便可以知道此番革命成功之所由。書末並附刊黨代表廖仲愷的講演四篇，邵元冲，胡展堂的各一，戴季陶的二篇。

上海中山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出版

帝國主義與遠東問題

實售一角六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者 張東民

印刷者 中山書局

發行者 中山書局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青島路六號 中山書局

